

由於內部及外在環境不利，去年亞洲及香港的銀團貸款市場顯著收縮。一般預計1999年資金供應將會維持緊絀，但香港信貸素質超卓的借款人只要願意付出市場利率，籌措資金應該不會有太大困難。這一年內，銀團貸款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內地有關企業將不會輕易取得貸款。企業減輕負債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最少有一部分債務需要重整或再融資。為保持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銀行仍應繼續支持中資企業，特別是經營業務清楚符合經濟理據的公司。

我很榮幸有機會在亞太貸款市場協會的成立午宴上致辭。身為監管人員，我很歡迎貴會的成立，原因有幾個。第一，貴會可作為金管局和銀團貸款市場之間的主要溝通渠道。任何時候我們都歡迎個別機構提出意見，但像亞太貸款市場協會這樣的組織卻可以從整個行業的角度來發言，也是很重要的。我希望這次午宴是個好開始，使貴會與金管局能建立長久有益的關係。第二，香港至今為止是亞洲最主要的銀團貸款中心，貴會對推動香港第一及第二債務市場的發展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具體而言，貴會可以協助制定共用標準及文件，以供洽商組織銀團貸款和進行第二市場買賣。這是發展活躍的及流通性較大的第二市場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有了適當的貸款文件，銀行便能避免承擔貸款合約可能無法強制執行的法律風險，因而增加它們參與這類貸款業務的信心。最後，我知道貴會亦有意設立一個中央資料庫，儲存關於第一及第二市場價格走勢與交易個案的資料。這個在互聯網上的資料庫不單用作記錄舊有資料，對於促進銀團貸款的籌組和第二市場買賣也會有幫助。此外，資料庫也具有增加透明度及效率的明顯好處。

貴會主席告訴我，你們計劃與主要數據供應商合作，制定貸款市場公布數據的劃一方法。由於有關銀團貸款交易個案及金額的數字多得令人眼花瞭亂，有了劃一的公布方法，將使人易於掌握及了解。

總括來說，貴會將可成為香港市場基建的重要部分。貴會的成立顯示亞洲市場正漸趨成熟，我很希望香港及亞洲其他地區的銀行都能全力支持貴會的工作。正如貴會主席在創刊會訊內指出，大家能對組織有多少的付出，便會有多少的收穫。

貴會剛好成立在亞洲金融市場備受極大壓力的時候。單是在香港，已可看到銀行經歷了香港經濟有史以來最惡劣的一年。此外，外在環境不明朗和貨幣受到連番炒賣衝擊，使1998年利率出現極大的波動。由於整體市場環境的影響，銀團貸款在1998年的業務並不十分理想，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撇開有關數字是否準確的因素，亞洲和香港的銀團貸款數量確實明顯減少。根據貴會主席提供的數字，香港銀團貸款額由1997年高峰期的420億美元，下跌至1998年約只有70億美元，跌幅達82%。可以說這是全球的現象，反映1997年的過度膨脹期後世界各地已轉向減少負債的趨勢。這對銀行業來說一點都不陌生。在信貸周期的上升時期，競爭壓力引致貸款迅速膨脹，息差迅速收緊。但當銀行要逐漸面對嚴酷的現實時便會對信貸風險變得審慎，這樣無可避免令貸款活動收縮，息差突然擴大。正如我所說，這是1998年的全球趨勢，但在亞洲和香港的情況卻特別明顯，原因是信貸擴張初期氣氛越是樂觀，掉頭收縮造成的震撼便會越大。

香港貸款數量減少，部分原因是經濟回落導致借貸需求減少。此外，一些公司已在1997年內完

¹ 本文為金管局副總裁簡達恆出席1999年1月27日亞太貸款市場協會的成立午宴上的演講全文。

成籌措所需的資金，發展商大幅度割價促銷物業單位，以及政府暫停賣地等因素也減少貸款需求。另一方面，銀行已不如以往般樂意提供貸款，也使信貸供應迅速收緊。從地下鐵路公司這樣素質優良的機構所能吸引的銀團貸款參與機構較前減少，已可清楚知道這趨勢。在這方面我不能不再提一下，日資銀行撤出市場造成衝擊，只不過是因為它們原本是資金供應的重要來源：有關數字可能會有出入，但有資料顯示過去日資銀行在所有貸款交易中所佔比重高達四成至六成。從貴會通訊刊載的分析可見，日資銀行近年四次參與地下鐵路公司大型貸款的比重，已由1994年53%、1995年40%及1997年43%，下跌至1998年的零。相比之下，來自歐洲等國銀行雖有增強參與，但只可部分抵銷上述的影響，況且這些銀行的總行對亞洲整體風險所持的戒心也變得越來越大。

從上述可見，除了信貸素質超卓的一些少數機構外，對於大部分借款人來說，1998年的市場幾乎是處於緊閉狀態；即使這些少數機構也要付出高很多的貸款息差，並接受年期較短的合約條件。市場環境的變遷不但把貸款交易的主導權轉移到貸款人手上，甚至貸款息率和銀團組織方法也有不同。目前最常見的是小型銀團融資和極少個別形式參與的大型銀團貸款；新貸款息率也是按市價而定；釐定息率及其他條件也可在組織銀團的過程中靈活調整，配合投資者的需要。由於非主流貸款人逐漸離場，公司司庫需要更重視與主要合作銀行建立長久關係，而不再只管在每宗交易上為息差絲毫的分別而討價還價。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可惜的是這趨勢到了市場再度蓬勃時卻不一定持久。

面對1998年的形勢，銀行紛紛調整資產負債表，因而對第二貸款市場產生刺激作用。在出售手上貸款方面，日資銀行仍是最明顯的例子，但它們只屬於特殊情況，並不代表具備雙向交易的第二市場已開始發展起來。實質或基本的第二市場比前確

實已有顯著進展，但它仍只處於萌芽階段，每周僅錄得一兩宗交易。如上所述，貴會其中一項任務將會是協助發展這個市場。對金管局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活躍的第二市場可以幫助第一市場更準確地釐定貸款的息率。這在1998年內已取得若干進展，但仍未達到理想效果，原因是第二市場的息率顯然仍未有十足的代表性。另一方面，第二市場也可增加貸款組合的流通性，藉此騰出新貸款交易的空間。這是好的現象，但銀行應當小心處理，以免造成「流通性的假想」；正如在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事件中，銀行對該公司的貸款一般都有抵押品作為擔保，但銀行卻沒有想清楚一旦要把抵押品變現時的实际情況。同樣地，貸款銀行不應假設貸款若有可能變成壞帳時，銀行可以乾脆把貸款賣掉脫身。設立第二市場，並不表示銀行就可以在商議貸款交易時放棄進行信貸評估分析。如果硬要冒險，準可試試把有問題的貸款出售，但這樣會產生後遺症，人家買了這類貸款，日後出現甚麼困難便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和衷共濟，一起籌劃解決方案。如果它們買入貸款的價錢夠低，即使借款人進行清盤，它們也可能有所得益。正是這個原因，香港銀行公會有關公司困難的指引也呼籲銀行出售貸款，應確保買家已了解指引的內容，並會遵守有關的規定。

展望1999年的市場形勢，一般相信資金供應仍會緊絀，但只要香港優質的借款人願意支付市場息率，籌措資金應不會遇到太大困難。此外，我們期望債券市場可以復甦，從過去兩個星期可見，這樣會減少貸款市場所受的壓力。大家都知道，金管局一向致力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的發展，我們最近便與聯合交易所攜手合作，安排外匯基金債券在聯交所上市買賣，以發展這些債券的零售市場，並希望可為日後其他公營及私人機構所發債券的上市鋪路。但我們知道這個過程需要一些時候，暫時來說借款人仍要主要倚賴銀團貸款市場籌措所需資金。另一方面，位於市場中層的借款人今年可能較難取

得資金，因此可能需要在香港以外的市場尋找資金來源。至今為止，美國投資者市場的大部分潛力仍未給發掘出來，但借款人要從這個市場取得資金，便需要支付所需的代價，並能達到美國投資者要求的透明度。

1999年銀團貸款市場的一大難題是中資企業是否能有資金可借。廣信事件後，同類機構能夠借得新貸款的可謂少之又少，而且今年單是銀團貸款市場便有為數達40億美元的到期貸款有待再融資。廣信清盤，加上已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的債務不獲特別處理，已經粉碎了銀行一向對中資企業貸款的假設。銀行現在應該以借款人真正的財政實力作為貸款的考慮。一般意見都認為這在長遠來說是健康的發展。現在看來，有關中資企業貸款得到母公司擔保的假設，確實助長了銀行濫貸的風氣，致使資金運用不夠明智，現在貸款人回到基本因素上，並採用傳統的信貸標準，實在是對的做法。

但問題是這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許多中資企業根本缺乏有關的透明度，使銀行能夠評估它們的財政實力，而即使可以做到實力評估，卻已證明企業本身不能獨自支持現時的貸款水平。況且這類企業要減少負債也不能說做就做，而是要經過一段時間循序漸進，這表示最少一部分的現有貸款需要進行重整或再融資，否則拖欠貸款及公司清盤的數目便會不斷上升，以致進一步破壞人們的信心，並增加有關銀行的壞帳撥備。

銀行似乎已無可避免要繼續支持中資企業，特別是業務經營符合經濟理據的公司更應予以支持。銀行也應避免採取加快收回貸款的行動，這樣會引致公司大規模清盤。以銀行監管人員的身分這樣說，可能令人感到奇怪，但卻符合我們維持整個銀行體系穩定的宗旨，同時也切合現實形勢。銀行付出這份耐性的同時，也應該得到另一方面的合作。銀行固然會密切注意廣信清盤事件如何處理，

也會期待中國內地當局盡快定出有關處理其他國投或中資企業債務的方案。在這個方案下，銀行需要知道哪些公司應予以支持以進行重整，例如注入新資金或優質資產。銀行跟著便可與這些公司正式達成暫停償債協議，甚至為它們提供所需的新資金。關於粵海企業的建議方案是較有系統地處理債務問題的參考例子，也符合香港銀行公會有關處理公司問題的指引。可是大家都明白挽救所有公司是不大可能的，一些業務表現太差的公司除清盤一途外大概已別無他法，銀行便須勇敢面對。但我們最少應該努力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並且以循序漸進的方法，使中資企業貸款業務過渡到一個嶄新又較穩健的模式上去。

我們在這問題上致力貼近市場的脈搏反應，並充當與中國內地當局的溝通渠道。貴會如有這方面的意見，歡迎向我們表達。在此我又轉回到演講最初的話題上，就是貴會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要集合業內人士對銀團貸款市場的意見。為了這個及其他上述理由，我衷心祝賀貴會的成立，並期待與貴會合作，共同推動香港銀團貸款市場的發展。☺